

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？

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永嘉大师证道歌

永嘉大师证道歌浅释二

永嘉大师 唐慎水沙门玄觉撰
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金轮圣寺 一九八五年二月

无罪福。无损益。寂灭性中莫问觅。

此来尘镜未曾磨。今日分明须剖析。

‘无罪福。无损益’：我们本来自性是圆陀陀、光灼灼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充满虚空，周遍法界，也没有甚么叫罪，也没有甚么叫福；也没有甚么增，也没有甚么减，所以才说无罪福，无损益。这是甚么呢？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自性，自性就是寂灭性。所以说——

‘寂灭性中莫问觅’：你不要在这里头再找甚么东西，你不要再头上安头，骑驴觅驴，生出种种执著来，不要尽在这儿打妄想。

‘此来尘镜未曾磨’：这是个比喻，比喻一个镜子被尘土盖上，没有磨它。

‘今日分明须剖析’：现在你知道了，分明就是知道、明白了，明白了就要做一做，用另一种擦拭的功

夫，把尘土擦干净，尘土擦干净了，没有了，它本有的光明就会现出来，那就是剖析。

谁无念。谁无生。若实无生无不生。

唤取机关木人问。求佛施功早晚成。

‘谁无念。谁无生’：谁能没有念头呢？谁要是没有念头，谁就是无心道人。为甚么有死？就是因为有生，无生就无死。谁无念，谁无生，那一个人能没有念呢？那一个能无所生呢？你不生这个念，办得到吗？

‘若实无生无不生’：若实无生，你要是真能不生妄想，没有杂念了，杂念不生就全体现。你要是真能不生妄想，无不生，那就是没有不生了，就是真空中自然就有妙有，妙有里也就有真空。

‘唤取机关木人问’：唤取机关，就是说木人问机关怎么开？怎么打破机关？也就是我们怎样断无明，怎样显法性来，怎样能把烦恼制住。机关就是消息，你要是想问这个消息，木人问，就好像木头人来问似的，木人是无心的，也是无情的。

‘求佛施功早晚成’：你要真能无念无生无不生了，真能不生，那将来一定成佛。早晚成，早晚一定会成佛的。我们到无念无生的时候，那就是离佛不远了，你真能无念无生了，那就无不生了，这个生就是妙有来了。可是我们人都是执著有，不明白空理，前面说过‘觉后空空无大千’，后面还是说一切诸法空相的空，你要是明白空理，那就没有甚么对或不对，好或不好，是和非都没有了，不在形式上用功夫，所以彻法底源，远离诸相。

放四大。莫把捉。寂灭性中随饮啄。

诸行无常一切空。即是如来大圆觉。

‘放四大’：四大是地水火风，地是周遍法界，水是周遍法界，火是周遍法界，风是周遍法界。地、水、火都是有形的，风是无形的，我们人身体就是四大假合，若四大分离，身体就没有了。我们人身上有皮肉、筋骨，坚硬的就是属于地大；涕（鼻涕）、唾（口水）、眼泪，属于水大；身体的温暖、热力属于火大；呼吸属于风大。四大和合而成一个人的身体；四大分离就各还本位，地归地大，水归水大，火归火大，风归风大，各有所还，所以说四大假合。既然是四大和合而成为一个身体，与我们每个人有甚么关系呢？你要是明白了它与我们没有甚么了不起的关系，那为甚么还要执著这个身体呢？为甚么那么看不破，放不下。

‘莫把捉’：就是把执著破了，你不要自己把自己用绳子绑上，得不到自由。莫把捉就是看破放下，放就是把它松弛开，也就是不要绑著它，不要有所执著，就是放开来，不要执著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这四大。

‘寂灭性中随饮啄’：寂灭性就是佛性，也就是佛性的另外一个名词。随饮啄，也就是很自然的，不要矫柔造作，饮一喝水，啄一吃东西。鸟吃东西叫啄；人吃东西叫吃，不叫啄，随饮啄是说很自然的，不勉强。

‘诸行无常一切空’：这一切诸行是无常的，既然是无常的，就归空了，所以是空的。

‘即是如来大圆觉’：有的本子是‘即是诸佛大圆觉’，诸佛和如来是一样的，没有大分别，比较起来，如来念得顺口一点。因这是歌，歌就是歌颂之词，常常唱念。一切空就是十方诸佛圆觉的本性。

决定说。表真乘。有人不肯任情征。

直截根源佛所印。摘叶寻枝我不能。

‘决定说’：不是含糊其词，马马虎虎，模棱两可的，而是决定地说这个道理。为甚么要说这个道理？

‘表真乘’：这个‘乘’，就是唯一佛乘，更无余乘，唯有一个大乘，并无小乘、二乘，就是个佛乘一成佛。有的本子上说‘表真僧’，甚么是真僧？你能持戒律，就是真僧；不能持戒律，就不是真僧。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都不犯，就是真僧；如果犯了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，虽然穿著出家人衣服，也不算真僧。

‘有人不肯任情征’：假设有人不同意我所说的道理，可以来辩论，你用甚么道理来辩喻，我都可以同你辩。任情征，征就是辩论、讨论、研究，你用你的方式，立出理论，立出宗来，我和你研究、辩论。

‘直截根源佛所印’：我就直接了当，彻彻底底地达到法的源流、源头。佛所印，这是十方诸佛所印证的。

‘摘叶寻枝我不能’：至于你若是舍本逐末，跑到枝叶末梢上用功夫，把根本忘了，尽是迂道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做这种事，我还要找真的，讲真的，说真的，做真的。你要我舍本逐末，舍近求远，舍大求小，我是办不到的，所以我不能，我不能这样做。

摩尼珠。人不识。如来藏里亲收得。

六般神用空不空。一颗圆光色非色。

‘摩尼珠’：也就是如意珠。

‘人不识’：可是这颗珠，人不认识，多数是当面错过，交臂失之。为甚么？就因为人不认识，如意珠能随心所欲，应变无穷，其妙用无方，所谓‘无入而不自得焉’，截之东方在东流，截之西方在西流，千变万化，这种妙用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到甚么地方去求如意珠呢？

‘如来藏里亲收得’：如意珠要在如来藏里取出来，从那儿接受过来。

‘六般神用空不空’：如意珠有六般神用，亦即六种神通，你若得了如意珠，就有天耳通、天眼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漏尽通，六通具足。究竟如意珠是甚么？是你我现前的一片真心，也可说是你我具足的大圆镜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、平等性智，这都是如意珠的功用，它有六般神用。空不空，你说它空吗？它还不空；你说它有吗？它还不有，真空具足妙有，妙有具足真空；真空不碍妙有，妙有也不碍真空，圆融无碍，变化无穷。

‘一颗圆光色非色’：为甚么说它是大圆镜智？因其一颗圆光色非色，你说它有色吗？它又没有色；你若说它没有色，是空的吗？它又不空，所以说六般神用空不空，一颗圆光色非色。

净五根。得五力。唯证乃知难可测。

镜里看形见不难。水中捉月争拈得。

‘净五根。得五力’：净五根，有些本子是‘净五眼’，五根是信、进、念、定、慧；五眼是佛眼、法眼、慧眼、天眼、肉眼。净，是清净，也就是干净没有染污。信根净了，没有怀疑，只有一个信；进根净了，只有进，没有退；念根净了，只有念念不妄的根，没有妄根；定根净了，就不散乱；慧根净了，就不愚痴。你信、进、念、定、慧都扎下根了，‘净’又可说是在根部加上肥料，令它长得更旺，更有力量。因为扎下根，所以得到五力，五力是信的力量、进的力量、念的力量、定的力量、慧的力量，得到这五种力量。

五根净了，五力也得到了，这是不是谁都知道？‘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’，不会各处去卖广告，大写标题说：‘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净了五根，得到五力。’没有人这样，这是门外汉，不懂的人，才这样做，真懂的就不会自我宣传，自夸其德，所谓‘有麝自来香，何须当风扬’。修道是要自己真明白，不是尽向外驰求，叫人家知道自己。光芒外露，不能韬光养晦，到处自我宣传，这都是一瓶子没满，只有半瓶子在那儿晃。

‘唯证乃知难可测’：就是旁人不认识，谁证得这个境界，谁自己有会心之乐，不是教旁人知道自己，甚至连自己都不教他知道，不是更好吗？又少了一个妄想。难可测，就是你猜测不到的，测量不透的，因它是无形无相。

‘镜里看形见不难’：在镜里看见自己的形相，是不困难的一件事。

‘水中捉月争拈得’：可是到水里捞月，怎么把它捞上来？意思是说你见净五根，得五力的人，是与众不同，你可以见一个大概，但你真知道吗？不见得，所以你去推测，就像水中捞月似的。争拈得，你没有法子获得月亮，因为它只是个影像。

常独行。常独步。达者同游涅槃路。

调古神清风自高。貌颊骨刚人不顾。

这是说修道的人，要常常自己一个人，不和人来往，不攀缘，一个人住，对修道是最好的。可是这是要在山里住，不是在闹市，在闹市中住，接近社会种种问题，根本不容易立得住，不容易修行。要是独自到山里，住到人到不了的地方，那才是真正修道人的本分，吃东西也不吃好的；穿衣服也不穿漂亮的；睡觉也很简单，不贪舒服，不贪自在、享受，这是真正修道人的本分。所以你们各位要注意这一点，真正修道的人，不愿意和人接近，不愿意和人拉拢关系，去攀缘，所以他要到深山穷谷，人到不了的地方去修道。所以说——

‘常独行’：常常自己一个人在经行。他到甚么地方经行呢？经行就是在那儿运动，也就像现在慢跑似的，不过现在的慢跑还是跑；经行是慢慢，一步一步地走，这也叫‘行亦禅。坐亦禅。语默动静体安然。纵遇锋刀常坦坦。假饶毒药也闲闲。’

‘常独步’：常常自己单独一个人打坐，不怕孤独，不怕寂寞，也不怕没人谈话。

‘达者同游涅槃路’：和通达的人——开智慧，开了悟的人，同游涅槃路，一起走到涅槃路上。

‘调古神清风自高’：他的节操特别清高，没有那种卑鄙下流，和人拉拢关系，投机取巧的行为。调古神清，他的态度神清气爽，没有一点谄媚阿谀的样子。风自高，这种态度行为特别清高。

‘貌颊骨刚人不顾’：他相貌很瘦，可是有一种刚毅，百折不挠的精神，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，人都不敢侵犯他，不敢轻慢他，所谓‘有威可畏，有德可敬’，有一种威德，这就是修行人的态度。

穷释子。口称贫。实是身贫道不贫。

贫则身常披缕褐。道则心藏无价珍。

‘穷释子’：就是穷出家人，释子是出家人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。

‘口称贫’：常常称呼自己贫僧，不称富僧。

‘实是身贫道不贫’：虽然身看起来穷，但是道不贫穷，有道德，道德是富贵的。

‘贫则身常披缕褐’：身上穿补丁的衣服一穷的表现。褐是坏色，那种颜色，一般人都不喜欢。

‘道则心藏无价珍’：可是往道上讲，他心里有无价珍宝，就是如意珠。这颗如意珠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变化无穷，神妙不可思议。

无价珍。用无尽。利物应机终不吝。

三身四智体中圆。八解六通心地印。

‘无价珍’：就是无价的珍宝，这并不是我们世间有形有相的珠宝，或者是几十克拉的钻石，或者是几百万两的黄金、多少银子、多少琉璃、玻璃、砗磲、赤珠、玛瑙等七宝。这无价珍指的是我们本有的智慧，它的名字就叫如意珠。

‘用无尽’：它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你不用去搜索它，就在你的自性里面，本来具足。

‘利物应机终不吝’：利物，利益一切众生。应机，观机逗教，因人说法，应病予药，恰到好处。终不吝，不需要像人们那么刻薄、吝啬、孤寒的样子。

‘三身四智体中圆’：你若得到这无价珍，就会有三身，法身一遍一切处毗卢遮那佛；报身一光明清净卢舍那佛；化身一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。法报化三佛是我们自性里面都具有的，和佛是无二无别。四智，佛有四智，如果我们得到无价珍，我们也有四智。大圆镜智一就是第八识（阿赖耶识）的种子得到清净，没有染污，所得的智慧如大圆镜一样的光明，遍照万物，有有为法和无为法互不相碍。妙观察智一我们人也有观察智，可是不妙，所以只知道有形有相的；无形无相的，或者过去未来的，我们就不知道。这妙观察智，无论你想要知道过去的事，或现在、未来的事，只要一观察就知道。平等性智一自己体验到，深深地领会到自己和一切万事万物是一体，没有甚么彼此，有情无情，同圆种智，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，它是无欠无余，平等平等的。成所作智一就是使眼耳鼻舌身五识，成就其所作成为普遍地利益于众生之事。

‘八解六通心地印’：无价珍具足三身、四智、八解脱，又有五眼六通。心地印，这个无价珍就是我们的心地法门，心地的一个宝印，这个宝印里面包藏三身、四智、八解、六通，种种的功能。

你们各位要注意，这无价珍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宝藏，不要把它丢了。怎么会丢呢？你贪财，便把这个无价珍丢了；你贪色，也会把它丢失；贪名、贪吃、贪睡，都会把这无价珍浪费了，丢掉了。你想要得到这无价珍，就要认真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地向前去修行。不要贪快，不要贪捷径，不要蜡等而进，要依照佛所说的法门去修行，不能欺骗自己，然后又去骗世界。各位要知道，欺骗别人就是欺骗自己，欺骗自己也就是欺骗别人，所以我们心里不要有内疚，无论做事，或修行都要往真的做，这样子，一定会得到三身、四智、八解、六通的。

上士一决一切了。中下多闻多不信。

但自怀中解垢衣。谁能向外夸精进。

‘上士一决一切了’：上士就是上等人，即上根利智者，也是宿世有修持的人，所以非常聪明，是真正的聪明不是世间的聪明。世间的聪明是世智辩聪，这种人也很聪明，可是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因为聪明，就帮助自己做了很多糊涂事，这不算上士。上士是无上士，是菩萨乘愿再来，所以一闻千悟，听见道理说出来，他即刻真正地明白，一切都明白，所以说上士一决。他有决断，不是优柔寡断，他所见的道理是彻底的，所以一切都了然，也就像镜子照物一样，一照就了，物来则照，物去则无。

‘中下多闻多不信’：多闻，有的本子是‘多疑’，意思差不多，看了很多书，可是心中有怀疑，认理认得不清楚，所以也生不出信心来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多闻多不信，他听了很多，可是甚么也不相信。就好像听经，没有常听经的人，偶尔听一次，觉得讲得井井有条，头头是道；可是若是天天听经的人，听得也不觉得有甚么特别，所以就不注意听，往往听经时，就睡著了。

，应该要打起精神注意听。多闻多不信，也就是听多了就不相信；偶尔听一次，印象反而深刻点。

‘但自怀中解垢衣’：修行就像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洗干净一样。

‘谁能向外夸精进’：而不是向人去推销你的货品，推销你的修行，到处向人说我开悟了，我闭过关了，我又用过甚么功了，或我又拜过甚么经，持了甚么咒，各处卖广告自我宣传，这就是向外夸精进。修道就好像自己洗自己的衣服，把不干净的衣服洗干净了，为甚么你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，还要向人说：‘这衣服我洗得多干净！’没有人这样向人夸耀，向人宣传，明理的人听了，一定以为你是疯子，发狂了，要不然为甚么说这种狂话呢？修道向外自我宣传也是同样。或者做了甚么功德，向外宣传，都是向外夸精进，向外宣传，自我陶醉。修道要‘时时勤拂拭。莫使惹尘埃。’时时把自己的镜子擦干净就对了。甚么是自己的镜子？就是自己本有的佛性，就好像一面大圆镜智，也就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光明，本有的智慧。

从他谤。任他非。把火烧天徒自疲。

我闻恰似饮甘露。销融顿入不思议。

‘从他谤。任他非’：从，随便他；他，其他的人；谤，毁谤；任，任凭；非，不正当的批评，也就是毁谤。随便他怎么毁谤，任凭他怎么批评我，任凭他找我的过错，说我的不对。

‘把火烧天徒自疲’：拿一把火来烧天，怎么烧也烧不到天，可是拿久了，自己也就疲倦了，甚至火烧的灰掉到自己身上，你自身都有著火的可能。所以从他谤，任他非，把火烧天徒自疲。

无缘无故地，他来无理取闹，故意毁谤你，所谓‘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’他想尽办法把罪名加在你的头上，你明明没有做这件事情，他说你做了；你明明守规矩，他说你不守规矩，就这么无缘无故地毁谤你，他若合理，就不叫毁谤，那叫公道话，因为他不合理，很突然地没有给你一个准备的时间，他就来毁谤你，这时你就要任凭他毁谤，任他非，任凭他怎么说了。这儿有个比喻，这样无缘无故地毁谤，就像用一把火来烧天似的，久而久之，自己的手都疲倦了，觉得辛苦了。

‘我闻恰似饮甘露’：我听见他说我的不对，毁谤我，无缘无故地冤枉我，这一类的话对我来说，就像喝甘露水，喝蜜糖这么甜。

‘销融顿入不思议’：销，消化、消灭；融，融化、消灭它，也融化了它。顿入不思议，立刻得到不可思议解脱的力量，得到不动心的功夫。能以逆来顺受，毁誉不动心，无论毁谤我、赞叹我，心里都不动，那就是饮甘露水，就是销融顿入不思议。

观恶言。是功德，此则成吾善知识。

不因讪谤起怨亲。何表无生慈忍力。

‘观恶言’：观，观察、视听，也就是听的意思，为甚么不叫听？而要说观恶言？观是回光返照，返观自性，反求诸己，也就是回光返照的功夫。有恶言来相加，你就要回光返照，用妙观察智来观察观察，这个观就是妙观，就是分析。证得圣果就具足四智，不证得圣果，有没有四智呢？有，但是很普通的，不是彻底的。谁都有一点妙观察智，都会观，都有观察的力量，观了以后，就察一察，察甚么？观甚么？就是恶言。口有四恶：绮语、妄言、恶口、两舌。恶言也就是恶口的别名，出言对人不客气，不合理，无理取闹。

‘是功德’：你要想：这是给我加肥料，给我吃维他命，吃补品，对我的身体有好处。本来我身上维他命不足，他骂骂我，就是给我维他命；我没有功德，他一骂，我就有功德；我身上没有福报，他一骂，我就有福了。还有你信佛，有点功德了，可是他还要来考验你，看看你受得住考验？还是受不住？所以说‘一切是考验，看尔怎么办？靛面若不识，须再从头炼。’若能这样想，则观恶言是功德。

‘此则成吾善知识’：这个人用恶言来骂我，就是想成就我，是对我有好处，我应该逆来顺受，他就是成就我的善知识。本来我修道不能成就，他来成就我；我做功德不能成就，他成就我；我所求不能满愿，他现在满我的愿，供给我一切所需要的。

‘不因讪谤起怨亲’：不要因为他讪笑我、毁谤我而起怨恨，我对他的毁谤、讪笑，一点也没仇恨心，一点也没有不满之心，一点也没憎恨之心，不但没有，还要感激他。我还是怨亲平等，也不和他生怨恨之心，也不和他起亲近之心，因为我有慈忍心，没有贪嗔痴三毒在里面，我听见人家骂我，不生怨恨心、憎恶心，也不生欢喜心，就是生一种平等心，像没有听见这话一样。

‘何表无生慈忍力’：要是还未达到这种程度，这种境界，那怎么表达无生法忍，慈悲忍耐的力量？所以各位要逆来顺受，要反面找好处。对你的敌人要和解他，不应该竖立敌人，不应该有仇恨的对象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才叫真正的明白佛法。

宗亦通。说亦通。定慧圆明不滞空。

非但我今独达了。恒沙诸佛体皆同。

‘宗亦通。说亦通’：宗，本来在中国佛教有五大宗——禅、教、律、密、净，这段文所说的宗，只是指禅宗，因他所注重的是禅宗。通，通了。说，讲说，讲说教宗。

‘定慧圆明不滞空’：定慧由戒律而生，你要持戒才能生定，有定才能发慧。圆，圆融无碍；明，光明遍照。滞，滞碍；空，虚空，也就是真空。

‘非但我今独达了’：不但我现在才通达这些法。

‘恒沙诸佛体皆同’：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本体都是一样的。

怎么说‘宗’是禅宗？又怎么说‘说’是教宗？因为永嘉大师是禅宗的法师，所以他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都是本著禅宗的理论来说的。所以他说宗亦通，对禅宗的向上一法明白了，也通达无碍了；说亦通，讲经说法这一门也通达无碍了。有的禅宗批评学教的不对，学教的又批评参禅的不好，正如韩愈所说：‘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辅之，出者诬之。’为甚么‘入主出奴，入辅出诬’呢？就因为不通的缘故，宗也不通，说也不通，没能圆融无碍，包罗万象，所以是己非人。因为这个毛病，就产生入主之见，喜欢那个宗，就说那个宗正确，是好的；不喜欢那个宗，就说那一宗不正确，是不好的。妄加批评，固执自己私人的偏见，来批评无上甚深微妙法。这一批评不要紧，所谓‘作在心，殃在身。不须怨诉更尤人。欲得不招无间业。莫谤如来正法轮。’因为没有到圆融无碍的程度上，宗也不通，说也不通，固执自己私人的偏见，妄加批评佛所留下来的教训。这一类的人，真是很可怜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谤到地狱去了，还不知怎么去的！你说这样的人多可怜！

为甚么说他宗也通，说也通呢？因为定慧圆明，定也具足，慧也具足。怎样才能定慧圆明呢？是从持戒那儿来，所以修道的人，若不持戒律，就好像在很好吃的东西里面掺上狗粪，人人不但愿吃，而且还掩鼻而过；也可说是煮沙成饭。所以修道人必须要注重戒律，否则误人误己、骗己骗人，骗自己则不能定慧圆明；骗人，令人不生信心。所以定慧圆明不滞空，滞空，就是停留在空理上，滞足不前，在那儿欲进不进，欲退不退，叫滞足不前。既不前住，那么后退吗？也不是，就在那儿徘徊于歧路之间，那就是滞空，就是得到一点点空理，便不往前进步，停留在空理上叫滞空。

‘非但我今独达了。恒沙诸佛体皆同’，永嘉大师说，不但单单我明白这个道理而这样说，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，能够成佛的基础，也都是从这条路来的。从此而证得诸佛的理体，证得诸佛的法身。

由这一段歌词来看，虽然没有明显地提出戒律，可是戒律包括在定慧之中，你没有真正的持戒，绝没有真正的定力；没有真正的定力，便没有真正的慧力；没有真正的慧力，就是会说两句半口头禅，也不实用。所以各位善知识，佛法里丝毫也不能掺杂假的东西，就好像眼里不能掺沙一样的道理，我们一定要躬行实践，不注重说食数宝那种口头三昧。

师子吼。无畏说。百兽闻之皆脑裂。

香象奔波失却威。天龙寂听生欣悦。

‘师子吼。无畏说’：狮子是百兽之王，佛说法是无所顾忌，也就像狮子吼，没有恐惧，这种法一说出来——

‘百兽闻之皆脑裂’：其他的走兽、飞禽听到狮子吼，脑都被吓碎了。

‘香象奔波失却威’：象是兽里最大的，庞然大物，很威风的，可是听到狮子吼，也吓得魂飞魄散，胆战惊心，他平时那种威风都没有了。

‘天龙寂听生欣悦’：可是天龙八部默默中听见狮子吼，都欢喜了。

这里是说，佛法好像狮子吼，百兽比喻甚么呢？他们是旁斗左道，邪说异端，这类的宗教。这些天魔外道，就好像百兽一般，听见狮子吼，吓得大小便也不自觉流出来，就这么厉害，吓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天魔外道一听佛说正法音，也吓得战战兢兢，恐惧不安。香象就是外道领袖，他的神通丢了，智慧也没有了，让他的徒众不佩服了，所以说失却威。可是天龙八部、护法善神，乃至十方诸佛菩萨都皆大欢喜一欢喜、踊跃、赞叹。所以我们信佛的人，不可以再去参加旁门左道，那些邪说异端都是来诱惑人的，令人生出一种争心、贪心、有所求心、自私自利的心，一天到晚专门在那儿打妄语，讲话骗人。这样都像百兽一样，脑都裂了，一见正法的时候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各位既然走到佛教大乘的门里，不要再误入歧途，走到错路上，信婆罗门教那种骗人的宗教，天天往脸上贴金，而不看看全身在垃圾里生活著。

游江海。涉山川。寻师访道为参禅。

自从认得曹溪路。了知生死不相关。

‘游江海。涉山川’：这是古来大德高僧，参方访道，不辞山高水深，路途遥远，这种游江海，涉山川，不像我们现在的旅游，他们是访益友，求明师，到处参访善知识。善知识所住之处，是人人不愿住的地方，或在深山穷谷，或在岩穴里，这样的人不会舍本逐末，舍近求远，他是无所求于世；无所贪于社会；无所争于全人类，他常常穴居而野处，登高而望远，坐茂树以终日，濯清泉以自洁。他住在深山穷谷里，无挂无碍，无拘无束，无人无我，无是无非，在那儿一心办道。所以你想参访这类善知识，必须要不辞跋涉之苦，所以说游江海，涉山川。

‘寻师访道为参禅’：他就是为了寻访善知识、良师益友，到处参方行脚，行脚不是坐飞机，坐火车、巴士、汽车，也不是骑自行车，而是用脚来行路。有的人说，那真是笨透了，可是他会开悟；你这么聪明，到现在还是那么愚痴。所以寻师访道为参禅，参禅的法门要有相当的功夫，不是一掘就可以挖个井；也不是一步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；也不是修行一分钟，就可以成佛果。这要参，参就是要专心一致来研究，念兹在兹，心无旁骛，所谓‘专一则灵，分驰则弊’，好比鸡孵蛋，像老母鸡孵鸡蛋一样，天天在那儿趴著，用热气孵著鸡蛋，时候到了，小鸡就出来。参禅也是这样，又如龙养珠，念兹在兹，时时刻刻不停的；如猫捕鼠，像猫等著老鼠出来，不出来则已，一出来一爪就把它抓住，跑也跑不掉，要有这种持久的能耐，自然就开悟了。所谓‘久坐有禅’，久坐自然就静虑，禅是梵语，翻译为静虑，静虑就是叫你念虑停止下来，静止下来。

‘自从认得曹溪路’：可是自从认得曹溪的法门，禅宗的向上一法。

‘了知生死不相关’：明白一切诸法，无生无灭，生死也没有甚么问题，要怎么了生死呢？就是要无漏，怎么会得到无漏？要断欲去爱，那么生死也会了，也就是得到无漏的法。佛经上说的无漏法，就是要去毛病，去染污的念头，而剩下清淨的念头。‘一念不生全体现，六根忽动被云遮’，各位都要用心来研究这个道理，所谓‘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’。

这篇《证道歌》是永嘉大师一生修行的心得，和盘托出，告诉大家，这也可以说是婆心切切，不保守秘密。我们听到歌词之后，要发心把《证道歌》读熟了，能背诵如流，每天或许念几遍，这都是无形中的鞭策，无形中的善知识。各位不要把这篇歌词忽略了，能背诵如流，那才有白听《证道歌》一场。你念熟了，自然就心领神会，融会贯通，明白其中的道理；你若不熟，当然就不会真正了解，所以各位不要把听经的时间空过，应深深地研究所听到的道理。

行亦禅。坐亦禅。语默动静体安然。

纵遇锋刀常坦坦。假饶毒药也闲闲。

我师得见然灯佛。多劫曾为忍辱仙。

前一段文‘宗亦通。说亦通。定慧圆明不滞空。非但我今独达了。恒沙诸佛礼皆同。’是说禅宗心地法门通达无碍，讲经说教也通达无碍，宗不碍说，说也不碍宗，互相圆融无碍。现在这段文‘行亦禅。坐亦禅。语默动静体安然。纵遇锋刀常坦坦。假饶毒药也闲闲。’是说用功的人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功，行住坐卧都可以参禅。

‘行亦禅。坐亦禅’：禅是半梵语，具足应说禅那，翻译中文是思惟修，又叫静虑。怎么叫思惟？是回光返照，反求诸己，不向外去找，思惟修行。怎么叫静虑？人的虑就是妄想，妄想不容易停止，不容易不动，妄想不动就是静，静虑也就是修如如不动，了了常明，虽然不动，可是明明了了；虽然明明了了，可是不动，动就是以摇动为义。静虑像甚么呢？像水里有沙泥，如果不静就不能沈，沙泥和水混合一起，就看不清楚，静虑是把沙和泥土沉到底下，也就是把烦恼止住了。

参禅，不是坐著才能参禅，那样就把功夫用得死板了，不活动了；要把功夫用活起来，好像生龙活虎似的，可是虽然生龙活虎，然而他的本体不动，这就是思惟修，也是静虑，也是参禅。参禅就是要你妄想停止，把真正的智慧现出来，这叫行也禅、坐也禅、住也禅、卧也禅，行住坐卧都是在用功，都是在修行。摄持你的心念，都是用这种功夫，用得纯熟了，内也没有心，外边也没有形，远处也没有物，万事万物都合而为一，所谓‘一本散为万殊，万殊仍归一本’、‘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’，能一多无碍，一多无二，能达到这种境界。

为甚么内里面没有心？外面没有形？远处也没有一切物质？并不是没有，而是把你的分别识心停止了；分别识心一停止，本有的智慧就现出来。为甚么我们分别识心不停止？一天到晚妄想纷飞，有如海上的波浪那么多，为甚么？就是因为不能停止你的妄想。想得乱七八糟，东想西想；若能没有妄想了，这时叫‘制心一处，无事不办’。所有的事都办完了，所谓‘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’，这是参禅的好处，不必再受生死，所以才行亦禅、坐亦禅。

‘语默动静体安然’：语，言语；默，不言语；动，行动；静，不行动。体安然，无论你说话也好，不说话也好，行动也好，静也好，本体是安然不动。这个礼是甚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佛性，我们的佛性是无垢无净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增不减，所以说体安然。达到这个境界时一

‘纵遇锋刀常坦坦’：假使遇到刀斧临身，白刃砍体的时候，也很坦然自在，并没有痛苦。为甚么？因为我们有痛苦乃由于执著没有破，如果我们的执著破了，甚么痛苦也没有，甚么快乐也没有。你快乐吗？你贪快乐就是执著；你怕痛苦吗？这也是执著；你忧愁吗？这是执著；你烦恼吗？这是执著。你要是没有执著，就是刀斧临头也坦然自在，欢欢喜喜的，没有一点痛苦艰难的。

‘假饶毒药也闲闲’：假如你遇了毒药，这也是等闲事，没有甚么大问题，能使毒药为甘露，无论遇著甚么毒药也若无其事。为甚么能这样？就因为执著破了，把我执、法执都破了，毒药也不发生作用了。好像初祖菩提达摩大师到了中国，中国人欺负他，旁门左道欺负他，派地下工作人员，用毒药想把他毒死，前前后后有六次那么多，可是始终不发生作用。这就是假饶毒药也闲闲，也像等闲事，没有甚么问题，这是个恰当的证明。

‘我师得见然灯佛’：我师——这是永嘉大师称我师，我师是谁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他是所有佛子的师父，所以才这样亲切地叫我师。得见然灯佛，我的师父释迦牟尼佛，在过去遇见然灯佛，然灯佛就给释迦牟尼佛授记。

那时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头陀行，有一天走在街上，看见路上有很多泥水，很难走，可是他看见那边有个老比丘走过来，于是他愿意以身布施供养老比丘，就把身体卧到泥水上面，请这位老比丘走过去。可是身体的长度不够，还有一点泥水没有盖到，于是他又把头发散开，铺在污泥上面，请这位老比丘从他身上、头发上走过。这位老比丘就是然灯古佛，然灯佛看他用身体来布施供养他，给他把路垫上，又布发掩泥，把自己头发展开覆到泥水上，这种诚心很稀有，不可多得；于是然灯佛观察他的因缘，就给他授记成佛，说：‘汝于来世当得成佛，号释迦牟尼。’你的佛号叫释迦牟尼佛，生于娑婆世界，五浊恶世，你在那儿成佛。

释迦牟尼是梵语，翻成中文叫能仁寂默，能仁是大慈大悲、大喜大舍，寂默就是具足常乐我净四德，能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也就是能慈悲喜舍，令众生得到所应得的法雨。

‘多劫曾为忍辱仙’：释迦牟尼佛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种相好。三祇就是三大阿僧祇劫，怎样叫一劫呢？人世间寿命一增一减叫一小劫，增是从人寿十岁，每一百年寿命增一岁，人的身高增一寸，人在十岁时，身高最多一尺多高，每一百年增一寸，寿命增一岁，增到人的寿命八万四千岁为止；然后再减，减是每一百年身量减一寸，寿命减一岁，这样减到十岁，这一增一减叫一小劫。二十小劫为一中劫，四个中劫为一大劫，世界成住坏空各经过二十小劫，释迦牟尼佛修了三大阿僧祇劫。阿僧祇是梵语，是印度的大数目，叫无量数，三大无量数叫三大阿僧祇劫。

在这遥远的时间里，释迦牟尼佛每秒钟也没有退失菩提心，都是向前勇猛精进，发大菩提心，每秒钟也没有空过，经过这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来修福——做种种善事；修慧——读诵大乘经典；福足了，慧也足了，所以叫两足尊。在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修福修慧，一定遇到很多横逆的境界，所以一定要修忍辱行。

修忍辱行就是种相好，因为能忍辱，所以他的相貌就庄严；如果一个人脾气大，相貌就丑陋。这个人相貌端正，心地善良，就是在那儿种相好；那个人相貌丑陋，声音也不洪亮，讲话都拖拖拉拉，一点也不清楚，就是因为没有种相好，这叫一善一切善，一恶一切恶；一样好，样样好，一样不好，样样都不好。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有脾气，尽量要学忍辱，能忍辱，相貌就生得端正圆满，人人见你都敬佩你，见你和蔼可亲；不是满身炸弹，满身机关枪，人见人怕。

释迦牟尼佛往昔做忍辱仙人，在那儿修道，那时候歌利王帶著宫娥、嫔妃，到深山打猎，宫娥、嫔妃见到老修行胡子长长的，头发也长长的，不知道是人还是怪物，就怕得不得了，可是又好奇，要看看到底是甚么？就往前走，胆子大的就问：“喂！你是干甚么的？”他说：“我在这儿修道。”“修甚么道？”“修忍辱。无论甚么事情，我都忍耐。”这些宫娥、嫔妃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奇怪的人，就把他围上。看他不咬人，也不打人，讲话还是一样讲人话，于是和他接近，把他团团围住，这个问长，那个问短，忍辱仙人因为修忍辱，也就不怕烦扰地答覆问题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歌利王打猎回来，看到他的宫女、妃嫔都围著这个头发长、胡子长的人，不知在干甚么？他也就过来，看他这些妃子对仙人捏手像对老友似的，他不禁喝起醋来，就问：“嘿！你在这儿做甚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在这儿修道，修忍辱。”歌利王就说：“你修甚么忍辱？你诱惑我这些宫女，你能修甚么忍辱？你真忍辱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真修忍辱。”“真修忍辱？那好！我来试验你的忍辱功夫怎样！”于是拿出他的宝剑来，就把忍辱仙人的臂剃下来，说：“你现在忍辱不忍辱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忍辱。”歌利王又挥起宝剑把他另外一条臂剃下，说：“我说，你在诱惑我的宫女，你在这儿装老实人，你真瞒得了我？你现在能不能忍辱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能。”歌利王又把他两条腿也剃断了，问他：“现在忍辱不忍辱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我还是忍辱。”他说：“你专门打妄语，讲大话，不老实，你现在看我有宝剑，所以你不敢说你不忍辱，恐怕我把你的头都砍下来，因此你怎样痛苦也要讲假话。你说你忍辱，究竟有甚么能证明你不是打妄语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我如果不是在忍辱的话，我的四肢不能复原；如果我忍辱，心里不生嗔恨，让我的四肢恢复如初。说完这话，果然四肢恢复。歌利王还是不信：“你真是妖怪，臂腿都断了，还能恢复如初，谁相信这种邪术、邪法！没人相信。”这一说触怒了护法天龙八部，即刻劈雷闪电，要把歌利王劈死。

这时忍辱仙人替他求情，叫他们不要把他打死，说：“我将来成佛，我先要度这个人。”于是释迦牟尼佛成佛时，首先在鹿野苑度憍陈如。憍陈如就是往昔的歌利王，所以若人发愿，终究会满他的愿。

忍辱仙人是不容易做的，因为一般人有一句话：“佛都有火了！”所以忍耐心是不容易常常有的。有的时候，忍一次可以；忍二次，马马虎虎；第三次就忍不住要发火了。

现在又讲另一个忍辱的修道人，这个修道人修忍辱行，可是到时就忍不住了，所以把全国的人都给杀了，比夜行杀手更厉害。

这个因缘是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和诸大弟子到外面游化，走到一个原野的地方，几千里路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，弟子便问释迦牟尼佛：“这个地方，土地肥沃，地又宽广，一望无边，为甚么连一个人也没有？”释迦牟尼佛说：“这个地方以前有一位修道人修忍辱行，有一次这个国家的宰相被国王免职为民，这位宰相平时也知道有个老修行，在这儿修忍辱行，很有道德，也很灵感。于是他去请教老修行：“皇帝不用我做宰相，有甚么方法才能令皇帝回心转意？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？”老修行说：“可以的，我告诉你这个方法，你照著做，就可以官复原职，恢复你宰相的地位。”他又说：“你用一把土，吐一口水，弄得很邈邈的样子，然后往我身上洒，那你就可以官复原职了。”这个宰相就照做。果然没三天，皇帝又宣诏叫他回去做宰相，恢复他的官职，宰相很感激这位老修行。这时正宫娘娘也被皇帝贬入冷宫，她想起宰相复职的事，认为他一定有个方法，便去请教他：“你前一阵子被皇帝免职，很快又官复原职，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因为我去求教一位忍辱的老修行，忍辱老修行叫我弄一些土，掺点口水往他身上洒，就把不吉祥的运传给这位老修行，所以皇帝又把我查回来。”娘娘说：“那你帮我问一问，看看我应怎么做，才能让皇帝回心转意。”丞相就去问，老修行说：“她的身分比你高，她要用一碗水掺泥土，也是洒在我的身上，皇帝就会宣她回去做娘娘。”她就照办，果然很灵验，皇帝又把她宣回去做娘娘了。

正在这时，国家发生战争，邻国发兵侵略，国家派兵抵抗，可是没有法子抵抗，打了败仗，节

节败退。皇帝这时忽有所悟：我以前不要丞相，为甚么过几天又把他召回？这个娘娘也是，本来很讨厌她，以后又觉得她好，这是甚么道理？问一问他们两位，看看有甚么法术！答复是：“我们国家有个老修行，是修忍辱行的，甚么事，他都能忍，并且他能把他人不吉祥的运气，转到他的身上，别人就吉祥了。我们当初被贬时，都是去找他，所以我们又好了，国王又把我们的国家打胜仗。”国王说：“那我们的国运也不好，你去请教这位忍辱仙人，看他有没有办法令我们的国家打胜仗。”丞相就去和他商量，忍辱老人想一想说：“我本来不愿管闲事，但是因为我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修行，我也应该报答国王国土之恩，这样好了！你用一桶水掺上泥，然后叫国王把这桶水洒在我身上，这国家就可以打胜仗。”国王就如法炮制，果然前线打一仗，胜一仗。胜利回来便庆功，国王说：“国家不吉祥，能以转运是因为求助国里的国宝——忍辱的修行者，所以战事胜利，我们要报他的恩。”这一报恩，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消息。你说怎么样了？所有不吉祥、运气差的老百姓，都跑到忍辱老人那里求转运，这个吐一口口水，那个抓一把土往他面上扔，把忍辱老修行弄得全身是土，全身都是老百姓的口水，污浊邋遢。全国人民一天到晚都来麻烦他。（这个要转运，那个要发财，中马票，那时没有马票，大概有狗票。）大家都想如意吉祥，把忍辱老人弄得真受不了了，说：

“唉！你们这些人都该死！”只生一个念头，全国人民都死了，所以几千里地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你们想想，虽然是传说，但是修道人有时候也忍不住的，所以才说：‘宁动干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’不要令修道人心不高兴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往昔修忍辱行，一劫还修不成，不知修了多少劫，才把忍辱行修成，所以才说多劫曾为忍辱仙。

以前又有一个老修行，也修忍，很久很久不发脾气，自己就生了骄傲心，卖起广告来。他在门前挂了一个招牌，招牌上写‘性如灰’，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没有脾气，不发火的人。挂上这招牌也不知经过多久，有一天，观世音菩萨从这儿走过，看见这块招牌，上面写着‘性如灰’。观世音菩萨就化一个要饭的穷人，到这儿来问老修行说：“我看你挂这个东西很好看，又有几个字，那几个字怎样读法呀？请教一教我好不好？”老修行想：“现在有人想要明白‘性如灰’的意义。”他便说：“那几个字叫‘性如灰’，自性就好像灰似的，一点火气都没有，无论遇到甚么不如意的事，也不发脾气。”这个穷要饭的说：“谢谢！”就走了。可是走出三步又回来，再问老修行说：“啊！这三个字怎么读？我忘了！”老修行又说：“‘性如灰’，是说修道人自性里头，没有火气，都变成灰了，这回记得啦！”叫化子说：“好！。真是谢谢你！”走了不远又回来，问：“唉！我又忘了，这三个字到底是甚么？”老修行说：“性如灰。叫化子又走了，走了又回来，如是者十几次，这时老修行灰里就生出火了，他大发脾气说：“性如灰！性如灰！你忘问！”叫化子说：“原来你的灰里还有一点火呀，那么再见了！”踮身虚空，现出观世音菩萨像。老修行心想：“唉呀！我修行了这么多年，就想和观世音菩萨见一面，想不到性如灰没有修到底，和观世音见了面，还当面错过，交臂失之，真是太可惜了！”就在那儿痛哭流涕，想不到灰中一点火，烧出了很多火星来，差一点把自己烧死。

由前一位忍辱修行人来看，我们大家研究研究，为甚么丞相请教他的方法，皇帝又能把丞相请回去；娘娘也依照他的方法，也从冷宫中出来；国家不吉祥也变成吉祥了，这是甚么道理？我们要知道，若是一个有德行、有功夫、有道德、有智慧的修道人为你回向，说是愿你们以后一切如意吉祥，一顺百顺，你即刻就能得到受用，因为他的功德，他的道力超过一般人的力量，他只要一动心，想要你好，你就会好。甚至这个人应该死，你把他感动了，他要你活过来，就会活过来，因为他有功德，他能役使鬼神，嘱咐鬼神做甚么，鬼神就会听他的支使。如果一个人该死，阎罗王请去赴宴，他可以说不要请他，我要把他留下来，这个人就会活过来，可是要受感动，若感动他是办不到的。无论有甚么事情，只要他帮你回向，就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，能有这种力量。可是你若让他不高兴，他一不高兴，一动念，也会得到相反的效果，所以才说‘宁动干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’也就是这个道理。

修道人是一点一点修，成就他的道，修成他的智慧，成就他的慈悲喜舍，所以他只要心念一动，心想事成，能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所以各位要努力用功修行，你若真有功德了，甚至能移山倒海，随心变化无穷。看一看这个修行人，动一念说：“你们这班人都该死。”果然这班人不但不能吉祥如意，反而都同归于尽，为甚么能这样？就是他平时修行的功力，所以他一动念，阎罗王、一切鬼神都照办，都遵照他的意旨，你们若遇见修行忍辱的人，切记切记不要得罪他，得罪他，令他发火了，就不得了。

我们修道的人，若能修忍辱，相貌就圆满端正恰好。释迦牟尼佛有三十二大人相，八十种随形好，都是修忍辱所成就的。无论那一位愿意英俊美丽，就要修忍辱。打你，你不发脾气；骂你，你也不发脾气，你有容忍之心，就有德行，将来就能相好庄严；反之，如果天天发脾气，就变成一个饿鬼，不会好看的，所以各位要特别注意。

几回生。几回死。生死悠悠无定止。

自从顿悟了无生。于诸荣辱何忧喜。

‘几回生。几回死’：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都修忍辱，布施生命，所以说：‘几回生，几回死’。

‘生死悠悠无定止’：生死，是很长很长的时间；无定止，没有一定的。

‘自从顿悟了无生’：无论那一位修行，若能顿悟，明白无生法忍，会修忍辱了—

‘于诸荣辱何忧喜’：怎么会人家侮辱你，就忧愁；赞叹你，给你一点光荣，就欢喜。没有这些，毁誉不动于心，一切事、一切处都在忍辱三昧里，都在忍辱定里用功夫。弥勒菩萨也是修忍辱，所以肚子那么大，容天下不能容的事；常常笑，看世界人类非常可笑，所以我们由这要真正明白。

好像释迦牟尼佛，在因地时舍身喂虎，老虎是最恶的，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布施给老虎，老虎吃了，才没饿死。老鹰是最恶的飞禽，饿得不能飞了，他把身上的肉割下来给鹰吃，去救鸽子，因为鹰要把鸽子抓去吃，他就割肉喂鹰，把全身的肉都割下来喂鹰。你看这种舍身喂虎，割肉喂鹰的功夫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

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，舍生命不知有多少次，把身体布施给全人类不知有多少次。所以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粒微尘那么大的地方，不是十方三世诸佛布施生命的地方。每一粒微尘大的地方，都是过去诸佛舍生命处，把生命布施出来，布施给众生。我们若懂得这个道理，还有甚么放不下的？有甚么舍不了的？就是那么执著，一天到晚在脑子里算来算去，算去算来，怎样能赚钱？怎样能发财？你若是应该发财，你不知不觉就发了，不需要那么用心去用计谋。

入深山。住兰若。岑崆幽邃长松下。

优游静坐野僧家。阒寂安居实潇洒。

‘入深山。住兰若’：这段文是说，人修行时，要到深山穷谷、岩穴之间，住在寂静处。兰若是梵语，就是寂静处，若一寂，没有一切声音；静，没有动的情况，静和动相反，静就是不动，动就是不静。在岩穴修道，为甚么要在深山穷谷，韬然绝也？因为在闹市里不易修道，你刚要得到一点定力，境界一来，把这个定力又打失了，所以到深山穷谷里，隐居在岩穴寂静处。

‘岑崆幽邃长松下’：岑崆，高峻的样子，山是很高的。有些山岩，奇峰突起叫幽邃。这地方很幽静，没有闹市的喧哗，在苍松翠柏的树下修习禅定，得山川灵秀之气，和天地大自然合而为一。

‘优游静坐野僧家’：优游，是超然自得，无拘无束，无挂无碍，无人无我，所谓超然物外，和一切一切物不接近，就在高山岩穴修行。野僧，是不为一般人所知道，像野人似的，也不修边幅，胡子长长的，眉毛长长的，头发长长的，手指甲也长长的，身上若长了毛，毛也长长的。可是他是个出家人，在那儿与世无争，也不和人争财、争色、争名、饮食，不贪舒服地睡，所谓睡也可以，不睡也可以；有东西吃也可以，没有东西吃也可以；名一更别说了，根本无声无臭，无人无我；色一在山里更谈不到美丽的颜色；财一根本没有，也不需要争。

‘阒寂安居实潇洒’：在这个像野人的出家人家里住，阒寂，一点繁华都没有，一点吵闹声音都没有，没有喧哗，是一个真正清净所在。潇洒，也是自由自在的样子，我不管你，你也不管我，没有一切的烦恼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

这是这段文的大意，这里面的表理无穷无尽，就是叫我们心领神会，看你悟到那个阶段去，所以每个人要用各人主观的智能来发掘智慧的宝矿，才能达到宝所。